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東京奧運如箭在弦

踏入7月份，即代表還有22日，東京奧運就會正式開幕。隨着日子漸近，最近也比較少聽到「東京奧運是否能舉行嗎？」等等的質疑聲音，看到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地準備奧運，相信大家也明白這個大型國際活動已經如箭在弦，也是萬眾期待的。

奧運進入倒數階段，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已經陸續抵達東京進駐選手村，消息指雖然也有三兩個到達東京的運動員在檢疫中發現新冠肺炎，但大會早有一系列的措施安排處理，不會影響其他運動員；例如過往每個國家地區入住選手村時也都有升旗儀式以作歡迎，但今屆就因為疫情而取消，大會防疫的首要任務都是必須要盡量減少運動員聚集，減低運動員感染的風險。

而香港電視製作團隊在重重波折下也終於收到奧運工作簽證PVC，表示基本上已經可以合法入境日本，但大會還有一個關卡予團隊是要申報入境後隔離14天的行程，每日的工作及到達的地方都要完整地申報，而如果這個行程獲得東京奧組委批准就真的可以正式出發了；雖然跟過往的奧運會比起來實在麻煩很多，但在疫情之下，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唯有好好為世界配合這個「不一樣」的奧運會。於是，這幾天香港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不停在研究到達東京奧運會後隔離中可以做些什麼：可以採訪運動員嗎？可以拍攝花絮嗎？可以訪問進入場館觀賞奧運的日本現場觀眾嗎？這些訪問以往駕輕就熟，如今則要顧慮到種種情況，但我相信傳媒人的靈活應變，到時一定可以做到的，7



●2020 Tokyo Olympic 奧運傳媒工作證，也是日本入境簽證。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那些年的「新聞自由」

《蘋果日報》停刊，曾是港英末代港督的彭定康（肥彭）又來說事了。彭定康說，在他執政香港的年代，沒有嘗試關閉香港文匯報與《大公報》等親中報章。

上世紀在肥彭執政年代，《文匯報》與《大公報》等親中報章做了些什麼？犯了什麼法？港英政府有什麼理據「嘗試關閉」呢？

末代港督面對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回歸前幾年，中英兩國就回歸問題上爭論不休，也有激烈的交鋒，但《文匯報》與《大公報》等親中傳媒，從沒號召港人上街反對當時的港英政府，更沒煽動群眾衝入立法機關，也沒有鼓動仇警、破壞和傷人；反而從大局出發，提倡維護香港繁榮安定。無論在法律、情理與實力層面，肥彭有何理據「嘗試關閉」《文匯報》與《大公報》等親中報章？！但是肥彭忽視了歷史事實，那是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港英政府查封了《田豐日報》、《新午報》及《香港夜報》三間親中外國報社，幾位報社負責人也身陷囹圄。當年據《香港夜報》社長胡棟周說，港英政府封閉報社理由，就是報紙刊登了「解放軍炮艇出現在青山灣附近」的「不確報章」；那幾年，港英對親中報章恨之入骨，但不敢直接封殺《文匯報》與《大公報》等報，只好拿這三報開刀。

當年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歲月，《文匯報》、《大公報》、《商報》、《晶報》及《新晚報》的記者外出採訪，往往被跟蹤、毆打，甚至被逮捕及投獄。即使那些以後相當長的時間，港英對親中報章從不給予「新聞自由」，在宣傳及意識形態方面的打壓，一直未有放鬆。憶當年往事，英國在所謂「新聞自由」上，在香港幹了什麼，彭定康確實沒理由再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

朋友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參與新聞工作，因為在《文匯報》起步，在社會上仍感受到被排斥與歧視，幸得到前輩指導，才能適當應對複雜環境；那年代親中報章的新聞工作者，採訪沒有充足的資源推動，需要在艱苦的環境中打拚，但上下都有一種特殊的韌力和親和力，一股清流影響着回歸前的報壇，親中傳媒為香港的過渡回歸，作了相當的貢獻。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回歸24年啦！

今天7月1日是慶祝香港回歸的大喜日子，巧遇我的專欄上報；時光過得真快！轉眼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4年了！幾近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在這個香港歷史大轉折中，社會風起雲湧，我自始至今沒有離開，與香港一起經歷了大風大浪、大悲大喜。什麼是愛？不是口靠嘴巴說說而已，要看站立的腳跟在哪裏？我的立足與扎根之地是香港，我愛我的家園。

回想24年前回歸前夕，老天爺從天倒下滂沱大雨，一連3天3夜，最貼切的形容詞，不是天下雨，而是天倒下那一大盆一大盆的傾盆大雨。有人說，那是離情依依的不捨；也有人說，那是熱烈歡迎回歸祖國，香港人認祖歸宗啦！書寫至此，我忍不住再說一次，儘管是傾盆而下的滂沱大雨，6月30日半夜11點至7月1日凌晨3點，新界原居民包括新界居民，約有3萬人站在羅湖口岸，沿着北區公路兩旁等待着迎接解放軍進駐；當解放軍舉旗挺立在坦克車上，井然有序地經過，站在兩旁的新界民眾情緒激動地留下熱淚擊掌歡呼，當時的情景分不出是雨水還是淚水。無論讀者看信相不相信，但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新界原居民從來就是愛國的氏族社會。

說起熱淚，當我們看見2021年6月17日在酒泉的祖國大地上，中國「神舟十二號」載人上太空，那一瞬間，那一個畫面，只要是中華兒女，誰的雙眼不紅？誰

的心胸不翻滾？中國人百多年來所受的屈辱，自今後可以一掃而空了！記得小時候爸爸看報紙說，美國的大空人岩士唐(Neil Armstrong)登上月球，並說出一句名言：「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童年的記憶猶新，而今已是自己祖國的航天事業登上了浩瀚無垠的宇宙。

在6月17日上午9時22分「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發射升空並與空間站天和核心艙精準對接；3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進入天和核心艙，順利進入「天宮號」組合體空間站，這是中國自主建設的常駐空間站首批「住客」，將居住3個月，其間可以用Wi-Fi與身在地球的我們視頻通話。中國航天事業已由航天大國穩步邁向航天強國，標誌着國家的航天實力，已與俄羅斯、美國並駕齊驅，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中國航天事業絕對可以超過俄美兩國。中國載人航天現正走入空間站時代，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建設空間站是中國航天事業重要的里程碑。」

中國第一位進入太空的航天員楊利偉說：「為人類和平與進步，中國人來到太空了！」航天科學家一路走來筆路藍縷，實踐了科學報國、科學興國的口號。位於酒泉發射中心的烈士陵園，有600多位烈士平均24歲，最小的17歲；他們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工作者，為國家航天事業無私奉獻，甚至犧牲生命。

今天欣逢香港回歸24周年，政府展出部分2020年嫦娥5號從月球帶回的月球土壤，供香港市民觀賞，以彰朝野共歡騰。



●神舟十二號飛船發射升空。 新華社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粵曲與書法

有年，旅居巴黎的女友返港探親，說對粵曲忽然有了興趣，知道我認識資深粵曲前輩T叔，很想跟他談談粵曲名家的唱腔問題，他們見面那天，我這個粵曲盲也就順便叨陪末座，上了有趣的一課。

女友說她喜愛粵曲，起因是在巴黎時有段日子思鄉情切，想聽一點廣東話，吸引她興趣的，就只有手邊的CD《帝女花》了；她說欣賞粵曲始於任白也止於任白，很多名伶和唱家總是上不了心，她特別點名薛覺先和上海妹，知道這對生旦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王牌，但是總聽不出好處來。

T叔說「薛妹」的例子來得正好，說中國藝術不止書畫同源，其實粵曲連帶任何戲曲一樣，也跟書畫同源，以粵曲和書法來說尤其來得明顯，傳統書法最重中鋒落筆，前輩伶人唱家最重吊嗓子，吊嗓子除了練聲之外，也講究唱曲時帶出橄欖味的功夫，那種橄欖味就等同書法正楷的中鋒，古腔粵



●薛腔薛字，同一韻味！作者供圖



唐海珍

血汗鋪出幸福路

回望100年的艱辛歷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員前仆後繼，拋頭顱，灑熱血，披荊斬棘，櫛風沐雨，使中國人民從受壓迫受欺凌的境地走向當家做主的舞台，再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之路。

我曾聽父親講過作為游擊隊隊長的祖父的抗戰史，父親自己「走日本」（日本鬼子進村前，村民們緊鑼密鼓，迅速轉移到安全地帶，我們這裏稱為走日本）時的苦難人生，人民公社時，吃不飽穿不暖的社會景象；我親歷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從年頭到年尾難得吃上肉食的生活，見證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的豐收景象和鄉村近幾年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享受了改革開放帶來的豐碩成果，並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今昔對比，我覺得當今活着的中國公民，沐浴着共產黨的光輝，生活在一個安居樂業、繁榮富強、豐衣足食、幸福燦爛的時代，是多麼幸福的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我們今天幸福的生活和繁榮的生活景象。我敬仰她！今年是她百年華誕，舉國上下都以各種形式慶祝。作為一個寫作者，值她百年華誕到來之際，我就寫點什麼東西，作為獻禮，以表達我心中的無限敬意吧。

於是我以閱讀的方式，去追尋自中共一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隊伍中的英雄人物。陳潭秋，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監獄中壯烈犧牲，時年47歲。鄧恩銘，1931年4月5日，被國民黨山東當局槍殺於濟南緯八路刑場，犧牲時年僅30歲。方志敏，1935年8月6日，被秘密殺害於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窩，時年36歲。李大釗，1927年4月，在監獄受盡了各種嚴刑，犧牲時年僅38歲。董存瑞，1948年5月25日，挺身而出用左手托起炸藥包，右手拉燃導火索，炸毀敵人碉堡，以自己19歲的生命為部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在2009年開展的「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評選活動中，以上這些英雄人物都榮列其中。在為民族的解放鬥爭中，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獻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在黨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當然，在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中，還有千千萬萬個優秀的共產黨人，彰顯了艱苦奮鬥、忘我奉獻、頑強拼搏、不怕流血、視死如歸的精神，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才贏得了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後勝利。而他們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後，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的建設道路上，依然繼承了革命前輩的「艱苦奮鬥、忘我奉獻、頑強拼搏、不怕流血、視死如歸」的系列精神，出現了許許多多「最美奮鬥者」。

雷鋒，196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8月15日，雷鋒因公不幸犧牲，年僅22歲。雖然他的生命像流星一般劃過歷史的長空，但世人贈予他的是一連串的讚美言論：「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他是「模範班長」；他是「可敬的傻子」；他是忠於黨和人民、捨己為公、大公無私的好戰士。雷鋒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學習的榜樣，留下的「雷鋒精神」歸根結底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焦裕祿，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2年被調到河南省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他在蘭考擔任縣委書記時，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着自己的感情和生命。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被肝癌奪去生命，終年42歲。他所表現出的「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被後人稱之為「焦裕祿精神」。2019年9月25日，雷鋒和焦裕祿都獲「最美奮鬥者」個人稱號。

在新中國建設的道路上，正是無數個

「雷鋒式」的優秀黨員和「焦裕祿式」的優秀幹部，傳承了「雷鋒精神」和「焦裕祿精神」，道路愈拓愈寬，前景才愈來愈美。在建設美麗中國的道路上，鄉村扶貧是必經的一段艱辛道路。在這一條路上，千千萬萬個黨員投入了扶貧大軍（他們每個人有個共同的美麗名字，叫「扶貧幹部」），堅守在脫貧攻堅第一線，為中國扶貧事業揮灑着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在浩浩蕩蕩的大軍中，有些黨員不幸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在中國新聞網上，我讀到了2019年10月20日發布的一篇文章：《國務院扶貧辦：截至今年6月底770多名扶貧幹部犧牲在脫貧攻堅戰場》。當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那些貧困地區的人民看到這3個數字時，他們的感覺又是如何呢？他們不覺得這些扶貧幹部是最偉大的人嗎？他們不覺得這些扶貧幹部是最可愛的人嗎？他們不覺得這些逝去的年輕生命就是新時代的英雄嗎？

百年征程，湧現出了千千萬萬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我只是捧出了幾顆璀璨的星星來抒寫。讀了這些共產黨人的點點滴滴事跡，我更深刻地覺得：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我們今天幸福的生活，更不會有美麗中國繁榮富強的景象！血汗鋪出幸福路！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以系列精神為沙石，以血為膠凝材料，以汗為水，均勻攪拌為混凝土，為中國人民鋪出了一段又一段康莊大道。

百年征程波瀾壯闊，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越過急流險灘，穿過驚濤駭浪」，迎來了「美麗中國」；百年長空群星璀璨，中國共產黨的光芒照耀着中國人民一路前行，從黑暗的角落走向光明的世界，再奔向小康生活的幸福大道，奔向更美好的未來……

我相信再一個百年後的中國，藍天會更藍、更美、更悅目！



獨家風景 呂書棟

為黃昏譜新章

朋友邀請看林家棟監製、高子彬執導的《殺出個黃昏》。本來，這類「打打殺殺」的娛樂片不是我杯茶，卻為「黃昏」入場。看後始發現，這是一部笑中有淚、發人深省的誠意之作。

從片名和主演名單可猜到，講的是「黃昏故事」，但如何「殺出」呢？原來用的是荒誕手法：分別由謝賢、馮寶寶、林雪飾演的昔日殺手組合秋、鳳和叢，在盆盆洗手多年後，不約而同收聽到一首電台點唱的歌《青春之歌》而重聚，決定重操故業，接着，社會上陸續出現兇殺案。然而，警方在調查後發現這些案中死者有個共同點：他們都是或貧困交加或臥床多年或倍感孤寡、早已喪失生存意志的長者。而殺手們正是受僱於這些等死的人，以常人眼中殘忍的方式，助他們早日脫離人世苦海。

電影海報也以一幅夕陽斜照的荒野油畫為背景，畫中3位殺手站在不同方位思量。編導透過這3人各自的生活圈及其接觸的人，呈現疏離社會中長者面對的種種歧視和困境——電影開始，秋被餐廳指手腳緩慢而辭退，他性格孤僻寡言卻好打不平，無意中收留了離家出走的少女紫雲（鍾雪瑩飾），祖孫兩代初時

互相看不順眼，卻在相處中帶出彼此故事，從了解到諒解。秋的女拍檔風經營一間歌廳，經濟獨立，在家中卻遇到婆媳問題，遭小輩嫌棄，最後入住老人院；當司機的叢常常光顧同一位妓女，有愛卻不敢說，最後看着對方投向別人懷抱。

3位老去的殺手都在工作、家庭和愛情上遭遇挫折，卻不願成為他人負擔，除了提供「助人上天堂」服務外，還義助被（父母和男友）雙重拋棄的紫雲重拾愛情，並在拯救其腹中孩子上發揮了「耆英天使」之作用。電影的基調有些壓抑和唏噓，卻沒刻意渲染悲情，倒是帶出社會視長者，尤其是基層長者遭遇的問題。人，終究會變老，在步入高齡化時代，個人和社會準備好了嗎？

在青春片當道的今日，難得有人願意投資在黃昏題材上，由資深演員當主角。據說，編劇之一的林家棟是已故女星夏萍的契仔，夏萍跟子女緣薄，晚年幸得契仔照顧，陪走最後一程路。家棟也因此得靈感，希望透過電影，引起人們關注長者的精神需要。林家棟還在映後談中透露，年逾八旬的四哥謝賢不但在電影中寶刀未老，現實中亦然，試過連續拍3組鏡頭共18小時，毫無怨言。以行動為黃昏歲月譜寫新章。



琴台客聚 伍卓泉

天下文章一定非抄不可嗎？

揚的東西並非自己所創。

和一位圈外的朋友討論起此事，他認為「天下文章一大抄」，能「抄」也是那些長期「拷貝」別人的文字的人的「本事」……本呆聽完頓時被驚呆了。幸而此時得知那位故事創意被抄襲的朋友打贏了官司的消息，才得以借此和圈外的朋友討論起在中國已經日益完善起來的知識產權法。

其實我們每個人剛開始學寫文章的時候老師大抵都會教過我們模仿和借鑒，我的小學語文老師不是一個很優秀的老師，文章寫得也不十分好，但是早早地便教過我和我的同學們，要多讀書，在別人的文字裏有所悟，從而引發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可以模仿的是別人文章的立意、布局、風格等等，但若是長篇地用了別人的文字，那便是抄襲，是可恥的盜竊行為，是寫文章最大的忌諱。因為有了老師的教導，我從開始寫文章的時候就懂得了羞恥感，寧可寫不好，寧可不寫，也不要去做一個抄襲的竊賊。

不久前聽聞有一部原創電影拍得很好看，故事曲折離奇，拍攝的手法亦是特別，導演和編

劇都因之得了獎。慕名去看了，又受了不小的驚嚇：那部電影哪裏是原創？只是竊來的一部作品罷了，其中八成的故事情節都抄襲了我早幾年看過的一部國外的小眾電影。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年代，文字的剽竊變得似乎更加容易了，從前要竊，還得辛苦地從書上一字一句地抄，如今只需鼠標輕點幾下便完成抄襲。前些年有一部小說的作者被幾十位作家聯名起訴其抄襲了作家們各自文章裏的內容，此後據大家分析，其實人工抄襲是有限的，因為人腦的容量有限，但人利用機器的大內存，就可以抄襲幾十本小說。然而機器抄出來的小說內容雖然經過了重新組合，但它無法經過思考將某些內容轉換成新的文字，所以還是用了原作的文字，才輕易地被原作者發現了。

我雖反對那位圈外的朋友所說的能「抄」是「本事」，卻贊同他後來說的，抄來的東西永遠也不會變成抄襲者自己的。因為，文字不可以被抄走，但創作者的想法和靈感卻是抄不走的。人工抄襲如此，機器抄襲也一樣。